

从《牵手》《我的前半生》《我的不惑青春》到新《流金岁月》

女性的新故事如何突破旧套路

吕鹏



改编自亦舒小说的热播剧《流金岁月》，启用了倪妮和刘诗诗“双女主”形式

最近热播的新《流金岁月》，因为聚焦原生家庭、两性关系、女性情谊和女性成长等议题，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从而使以都市女性为主体的独立女性的讨论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该剧改编自亦舒的小说，公允地讲，随着时代的变迁，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已经有些面目可疑。同样是亦舒笔下经典人物的喜宝，因为“最希望要的是爱，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有很多的钱也是好的”这一经典语录而曾被当成现实却洒脱而又有主见的女性的代表。然而由郭采洁出演的《喜宝》却成为了2020年最受诟病的影片之一，除却改编和表演的尴尬之外，电影所传达的“爱”和“钱”的获得都建立在男人之上的陈旧观念，自然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于独立女性的预期和定义，于是电影遭遇滑铁卢也在所难免。

亦舒的小说中女性的不同改编得到不同效果，折射了人们当下对女性独立的影视表达的复杂心态。从亦舒的女主角到众多电视剧中各具特色形态不同的女性独立所获得的不同评价，却也值得我们来反思电视剧该如何塑造和表现符合时代以及人们预期继而能获得人们认同的独立女性形象。

影视剧中女性独立的三种面相及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女性的独立与自强日益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也必然会反映在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中，使得以此为主题或主要情节的电视剧不断涌现。

大体而言，电视剧塑造的独立女性的形象有三种面相。

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玛丽苏”模式。女主人公各方面都堪称完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归根到底是一种“伪女大主”的套路。这种套路目前已经不再流行，但依然以某些变形而出现。比如热播的电视剧《流金岁月》中倪妮所扮演的朱锁锁，编导在强调其自身的努力和奋斗的同时，也为她赋予了强烈的“玛丽苏”的光环。

第二种是幡然醒悟的女人，其基本的叙事逻辑是，前期以家庭或儿女为重，基本上是丈夫或家庭的附庸，其价值体现在作为一个妻子或母亲之上。步入中年，遭遇丈夫出轨或者变心，痛定思痛之后奋发改变，迎来人生的高光。这种叙事逻辑或者人物形象，在早期的电视剧《牵手》中蒋雯丽所扮演的原配妻子是这样书写的，在2016年大火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马伊琍所扮演的罗子君是这样表现的，而在近期播出的电视剧《我的不惑青春》中梅婷扮演的何沛

瑾也是这样塑造的。

虽然年代不同，但叙事的策略却是“经典”而又典型的。这些电视剧都将女性自强诉诸“陈世美”式的母题，并不断翻炒。电视剧显见地将家庭和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和成长独立的障碍，从而将女性不自由不幸福的因由加之在可能同样受到各种生活压力的丈夫/男人之上。

这一面相又有一种变体，即女人并不是因为丈夫的伤害，而是因家庭的原因而自强。比如朱锁锁因为借住舅父母家而懂事、自尊和独立；又比如《都挺好》中姚晨扮演的苏明玉，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没有一个强势男友的帮扶，完全靠自己而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并“反哺”其家庭。

第三种面相可谓没有性别的女人，也即消磨女性之性别。这种对于女性性别的消磨，在当前的影视剧中主要表现在以成功为表象的女性塑造上。她们在实现经济或社会地位独立的同时，也最大化地弱化了其女性的特质，变成中性或男性化，可谓没有性别的女人。《欢乐颂》中刘涛所扮演的安迪，《安家》中孙俪所扮演的房似锦，都是此类女性的“进化”或“改装”。电视剧用中性的气质和中性的处事方式，或可谓男性化的气质和男性化的处事方式，让她们在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成为男人的翻版。这样塑造的前提逻辑是，当前女人只有成为男人，或者依循男人的方式，才有独立自强的可能。

当然不同的电视剧有其他细化或者变形微调的女性独立的形式，但在大体上都围绕以上

三种展开，将女性的独立强大建立在与男性或捆绑或脱离的基础上。而这些影视呈现之所以让人感到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误把女性独立当成了独立女性的核心。女性独立可能是最为基础的经济独立，就有如伍尔夫所谓的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可能是更高层次的独立，比如在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的选择上更为自由，然而这些都未触及独立女性的核心。

塑造独立女性的要义：精神自由与关系和谐

女性独立和独立女性可谓相辅相成但又有着因果关系的一对概念。可以说女性独立是时代的、阶段的、多变并是个体的，同时也是有无限可能的。比如当女性不具有财产权的时代，拥有“自己的房间”便是独立了，而在当下，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则并不是奢望，而是女人之为人所生存的基础。但独立女性则是理想的、永恒的一种追求，其最终的表现形式，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自由与关系和谐——这里的和谐，不仅仅指与外界和他者，也包括与自身。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和永恒的追求并不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不但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男性。虽然性别差异导致男女会在人生道路上面临不同的境遇，甚至走向不同的命运，但孤立或放大这种不同，是不可能生成最终的独立女性的。而我们的电视剧在塑造独立女性的时候，常

常把女性独立错置成独立女性，其核心总是背离精神自由和关系和谐这两个基本的要义，并因此塑造不出让人满意或信服的独立女性形象。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作为生活和时代表征的电视剧对于女性的塑造也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展现，有着自己的期待和想象，这反映的既是女性的身份地位在社会大众之中的认知发展，也是人们对于理想女性的心理期待的转变。比如1990年播出的《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善良孝顺、温柔贤惠的女性特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和同情，而28年后，在《娘道》中具有同样品质的瑛娘则让很多观众感到难以接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认知以及女性对于女性的认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时代对于女性，尤其是独立女性的想象也随之变化，精神自由和关系和谐的内涵也随着发生变化。顺应了时代变化的女性为受众所追捧，反之而为受众所排斥。

与此同时，今天的大众，身处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强烈碰撞中，加之由网络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弥散与聚合的矛盾又统一的效应，对于独立女性和女性独立的认知是有极大分歧的。这种分歧必然会自觉而不自觉地体现在电视剧的创作之中，也不乏很多电视剧的创作者故意以这些分歧作为创作的由头，以放大从而贩卖这些分歧。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就是将男性与女性置于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男性要么以

女性的拯救者身份出现，要么被塑造成女性进步的阻碍。电视剧当然需要讲述遭遇困境的女性如何重获新生，但是当它成为一种套路时，就会将大众的认知进一步导向狭隘化。

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有机共同体，两性理应是共同的进步和共通的发展，从而达到共同的“独立”，而不可能存在单一方面的“独立”。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独立女性是一种理想，并且是两性共同理想。而电视剧则肩负着通过创作从文化上来不断影响和实践这种理想的任务。

电视剧作为极有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媒介形式，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导向和引领的作用。这种引领既包括宏观的对社会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也包括相对微观的对性别的理解，这其中自然包括对本文所论述的对独立女性的认知。即便是网络时代众声喧哗，电视剧依然有着极强的形塑和影响人们认知的功能和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潜在的还是显性的。多元的文化与思想和而不同地存在，不应该是阻碍社会主义主流和主导的文化与价值观对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及人们幸福生活发挥作用的理由，于是，对于电视剧的生产与创作而言，不放大分歧，而是从精神自由和关系和谐角度来塑造男女两性在电视剧中的形象，应该是时下电视剧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则。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彭昱畅：从网剧跃上大银幕之后，晋级“喜剧之王”的下一步台阶在哪里？

崔辰



注重喜剧表演的节奏和张力之外，彭昱畅的表演还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滋味

近半年来接连上映的电影《沐浴之王》《一点就到家》《夺冠》和爆款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将26岁的彭昱畅推到了影视圈非常一线的位置。被称为“彭彭”的彭昱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并非表演科班出身。他的外型为邻家少年，长相偏重少年感，略呆萌，表演风格比较自然、随意，不用扮酷，随时可用极端和戏谑的方式去表演，在不同影视剧中的角色设定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喜剧设定，靠演技赢得了广泛的观众缘，在同龄的偶像派男演员中是个异数。

从喜剧表演流派看彭昱畅的演艺方向

喜剧表演有几种方式，一是以身体语言突出的肢体派，如卓别林的默片表演。当电影进入有声片时代时，语言发挥了极大的魅力，喜剧表演的功力在某种程度上和台词的幽默感、趣味性和当下性相关。有一类喜剧演员在身体语言上并没有过多的表演，但主要在台词的念白、韵

味、以及整体个人气质上有独特的魅力，如葛优，这样的演员更多和某一特定类型的电影语言的喜剧性表现有关。还有一类喜剧表演是地域文化风格的极大发挥，如沈腾等人所代表的北方喜剧的表演风格。而最突出的喜剧表演则是糅合了肢体与语言的双重魅力，并加以自己的揣摩和发挥，使之构成自己独特的个人美学体系，这样的表演能够更为长久。如周星驰的表演和喜剧风格。

另一种演员从喜剧出道，但随之扮演的角色则突破了喜剧的范畴，如黄渤从《疯狂的石头》出道，表演中有一种直接和天然的成分，而近年接演的很多电影并非喜剧的设定。

再看彭昱畅的表演之途，他2015年以演员身份出道，从热门网剧中的小角色开始，彼时已经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滋味，放松、平和、自然。可以说，彭昱畅的成名之路正和与中国网剧近年的逐渐火爆是同时期进展的，网剧中的角色和电视剧相比，更加生活化、青春设定、自然风格。而彭昱畅的表演和外型完全符合网剧对角色的需求。

之后他演出的电影大多都是喜剧电影：2017年扮演电影《闪光少女》中头发乱蓬蓬，没有气质也没有形象但关键时刻非常靠谱的民乐生李由；2018年《快把我哥带走》中，和张子枫搭档演兄妹，扮演表面各种耍妹妹跟妹妹过不去，背后呵护妹妹，成为妹妹守护神的善良的哥哥时分；2020年《一点就到家》中扮演从北京回云南老家创业的快递员彭秀兵；2020年《沐浴之王》中扮演因为失忆被搓澡工周东海带回自家澡堂苦练搓澡神技的富二代肖翔。这些角色设定与彭昱畅的气质相关，偏重其少年感的发挥，喜剧表演风格也较为自然。诸如《快把我哥带走》的喜剧表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漫画式的萌感。有一段表演彭昱畅扮演的哥哥时分在打游戏，一边和时秒说话，一边发出打游戏的声音，表情精灵古怪。

在《闪光少女》和《快把我哥带走》这些人物设定中，彭昱畅扮演的角色往往有双重的性格，表面是瑟瑟缩缩的男闺蜜和小跟班，其实有主见和立场。或是看似嬉笑不羁的讨厌鬼，但实际上非常有责任感。

在这些喜剧电影的表演中，彭昱畅注重了其喜剧表演的节奏和张力。尤其在一些重场戏中，如《沐浴之王》中醉后撕掉DNA鉴定结果的戏和最后搓澡大赛的動作场面控制，表演有张有弛，控制得当。

在悲喜剧的设定中有最好的发挥

在迄今为止所有影视剧的喜剧演出中，彭昱畅喜剧表演的感染力最为突出的还是在张一白等导演的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中，他扮演男主角涂俊，一位“酷得像风，野得像狗”的十七岁少年。

《风犬》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使得彭昱畅最擅长表演的多层次性格得以充分渲染和拿捏到位。他是小伙伴口中的差生“老狗”，大大咧咧，玩世不恭，成绩垫底，不爱学习，喜欢开玩笑，野性十足，是剧中的灵魂人物。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深层次的性格自尊敏感，既渴望爱但

又畏惧爱。

在友情爱情的叙事层面，有很多“笑果”，也有表现人物复杂情绪的重场戏。“老狗”家庭出生不好，喜欢上一个转学过来的女孩子安然。他误会安然对自己有好感，却发现安然实际喜欢的是自己最好的哥们，并为寻他而来。他立刻转化为帮助安然联系哥们的中间人，尴尬、失落，又决心为义气而付出这几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彭昱畅用细腻又比较低调的表情变化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表现出来。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超出年龄的成熟和约束自我，是通过自我情绪的内压和收敛来表现的，诸如“老狗”最后毕业天台表白中压抑自我的情感表白。

《风犬》不单纯是喜剧，也有悲剧线的设置，正是这种悲喜剧的设置，使得彭昱畅有更多发挥演技的空间。就像《疯狂的石头》能成就黄渤等喜剧演员，因为那是真正的喜剧，真正的喜剧总有悲剧的内核。少年“老狗”和屠夫父亲之间充满戏谑的对话，甚至经常互相拆台，但实际上为命的父子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这一切积淀到顶点就是父子之间诀别的重场戏的情感爆发。而这场戏对彭昱畅的表演要求非常高，他扮演的“老狗”需要在大雨磅礴的夜里，背着车祸受重伤的父亲前往医院，这也是父亲的最后一段时光。彭昱畅背着比他高比他重的黄觉边哭边走，还要一直说着话。而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他试图对前来的亲友说一些开心的事情，他内心的痛苦通过脸上强作的笑容始终忍住不流泪的眼睛表现出来。

“老狗”这个复杂的少年角色综合了家庭变故带来的早熟和创痛。彭昱畅把握到非常合适的角度：善良、温暖、在生活压力下还很有趣。这种尺度的拿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娃娃脸魔咒——年轻演员如何构建持久的表演力

彭昱畅曾在知乎回答过一道“做演员是怎样的体验”的问题，他意外地用“害怕”来形容自己作为演员的第一感受。“我一直认为演艺圈是个虚幻的空中楼阁，身处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

难有脚踏实地的安心感，努力奋斗却总在下游徘徊的时候，担心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刚有点起色，又怕作品跟不上，人气再掉下来；就算是钻到了这个圈子的最高位置，也会怕后浪太凶猛，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从这个真诚的剖析来看，他对演员职业生涯的敏感与脆弱都深有感悟。

他是随着网剧时代的到来而火的年轻演员。他一出道即成名。

他的成名与他的总是显得年纪小的娃娃脸长相（扮演与实际年龄有一定距离的高中生无违和感）和观众缘有很大关系。

但以少年扮相出名的演员，很多到了中年就消失了。娃娃脸的演员是有很大的职业危机的。作为著名的喜剧演员，葛优和黄渤一出道就是中年了。之后多年也延续了最初的形象。葛优的魅力是他的形象气质、念台词的独特方式、表现出来的独特人设共同建构的——一个“北京好人”的形象，虽嘴碎，但内心良善。坚定和持久的北京好人的人设让葛优的喜剧之路长盛不衰。

沈腾、徐峥的经典银幕角色也都没有一个少年脸的形象。

周星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开始研究演技和风格的深度定位——成就了周式无厘头喜剧。

彭昱畅目前在很多喜剧影视剧中的扮演的不同地域的人物，并不能归纳成某一特定地域文化衍伸的个人形象，他目前偏重青春类型的形象设定的角色与他现阶段的气质和年龄阶段是相关的。如要做一个长期活跃于银幕上的喜剧演员，甚至成为新一代的“喜剧之王”，还需要更深层次地拓展演技和个人风格，选择更加能表现其优势的喜剧角色；或者是从一系列的喜剧影视作品不断强化他的人设和形象，能有更好的表演力以及独特的喜剧风格让他更加稳定地成长。

目前他出演的所有电影作品，还没有一部完全把他的表演风格的优势凸显出来。彭昱畅已经成熟，他在等待那部最适合他的作品。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